

两宋名家方书精选

史载之方

宋·史堪 撰

王振国 朱荣宽 点校

岭南卫生方

宋·李璆 张致远 原辑

元·释继洪 纂修

郭瑞华 马湃 点校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两宋名家方书精选

史载之方

宋·史堪 撰

王振国 朱荣宽 点校

岭南卫生方

宋·李璆 张致远 原辑

元·释继洪 纂修

郭瑞华 马 淦 点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载之方 / (宋)史堪撰; 王振国, 朱荣宽点校. 岭南卫生方 / (宋)李璆, (宋)张致远辑; 郭瑞华, 马澍点校.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1
(两宋名家方书精选)

ISBN 7-5323-6623-5

I. ①史... ②岭... II. ①史... ②王... ③朱...
④李... ⑤张... ⑥郭... ⑦马... III. 方书 - 宋代
IV. R289. 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218 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139 000

印数 1—4 200 定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　　言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以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为标志的科技文化发达，是该历史阶段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一大批名士介入医学领域，他们以知医为荣，关注医学理论研究，搜集和传播有效方药，探究养生的思想和方法，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地、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论著”。所辑《良方》，“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影响甚著。名相王安石自述“《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正是在全社会普遍重视医学的背景下，宋代的医学理论得到总结提高，方剂得以搜集、验证和规范，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全社会对医药学的关注，使士人知医成为一时风尚。

从整个中医学发展的过程来看，宋代无论是医学教育、医药理论还是临床各科，都有突出进展。北宋皇帝对医药学表现了空前的重视，他们积极倡行和参与医药活动，开展医学教育，组织编纂、整理医书。官方组织编修的方书，卷

帙浩瀚，搜罗赅博，内容宏富，影响深远。宋太祖对医学素有兴趣，做皇帝之前就搜藏效验医方 1 000 余首。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 年)诏翰林医官院向全国征集经验良方、单方、秘方，命王怀隐等辑成《太平圣惠方》100 卷，分 1 670 门，收方 16 800 余首，集宋以前医方之大成。元丰年间(公元 1078—1085 年)朝廷诏天下进献良方，集为《太医局方》13 卷。大观年间(公元 1107—1110 年)，裴宗元、陈师文等校正整理，选优择精，订成 5 卷，计 297 方。此后，屡经增订，至绍兴二十一年(公元 1151 年)，始订为 10 卷，分 14 门，载方 788 首。量虽不多，但却荟萃了历代方剂的精华，许多至今在临床广泛使用的名方，如二陈汤、平胃散、四君子汤、失笑散、逍遙散、至宝丹、苏合香丸等，均出于此书。政和年间(公元 1111—1118 年)，徽宗诏令编写大型方书《圣济总录》，计 200 卷，载方约 2 万首。诊治病种之多，方法之详备，令医家叹为观止。

在宋朝的皇帝中，神宗赵顼的诊断水平号称“上工”，徽宗赵佶据说医术也颇高明，清代陆心源评曰：徽宗“于岐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苟使身为医士，与同时诸人较长絜短，岂在朱肱、许叔微下乎？”(宋·赵佶《圣济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从王侯将相到普通文士，均不乏对医学颇有造诣者。范仲淹曾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名言，反映了社会对中医药学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是形成“儒医”阶层的思想基础。清代石韫玉《重刊宋本洪氏集验方序》说：“宋祖宗之朝，君相以爱民为务，官设惠济局，以医药施舍贫人，故

士大夫亦多留心方书。如世所传《苏沈良方》、许学士《本事方》之类，盖一时风尚使然。”究其原因，乃北宋建国之后，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同时，强化文官统治。一次录取的进士，有时竟达唐代的十倍之多，部分文士进入医学队伍。宋代著名伤寒家朱肱是元祐三年（公元 1088 年）进士，曾授奉议郎、医学博士等职。其《类证活人书》序，列举了不少官僚编纂医书的事实：“枢密使高若讷作《伤寒纂类》，翰林学士沈括作《别次伤寒》，直秘阁胡勉作《伤寒类例》，殿中丞孙兆作《伤寒脉诀》……”（宋·朱肱《类证活人书》，中华书局，1985）他们的参与，对于医学队伍结构的变化、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临床经验的总结，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社会与学术背景下，大量名家辑录方书问世，进一步促进了两宋时期方书的空前繁荣。

2. 不尚繁冗，精简质朴。名家集方促进了良方的流布、验证与规范，影响深远。

私人特别是名士编撰方书是宋代方书的重要特色。公元 998 年广南使陈尧叟著《集验方》一卷，公元 1026 年宋仁宗为之作序，刊行全国。刘彝知处州时，鉴于该地文化落后，迷信鬼神，多生疫病，乃组织编著《正俗方》。一些名重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都表现了对医学的了解和重视，如苏轼（进士、著名文学家）和沈括（进士，著名科学家）所辑《苏沈良方》、王衮所辑《博济方》、严用和所辑《济生方》、许叔微（进士，曾任集贤院学士，以医名世）辑《普济本事方》、史堪（进士，官至郡守，以医名世）的《史载之方》、洪

遵(资政殿学士)的《洪氏集验方》等,皆是宋代名家方集,影响至今不衰。

两宋时期私家方集多为医家或士人积多年经验,复博采众方,择精选要而成。因此,在制方、选方、评注、论述诸方面各有所长,且体现了不尚繁冗、精简质朴的特点。对处方不断地搜集、整理、验证、总结的过程,也是筛选方剂的过程。许多配方精当、行之有效的方剂因而保留了下来。《博济方》中所收方剂,多他书所未备,如治“脾元气不和,大补虚损”的四倍散与著名的四君子汤比较,仅诃子与甘草一味之别,而《博济方》早于《和剂局方》30余年。治骨蒸壮热的地骨皮散,与罗天益的秦艽鳖甲散方治相近。华盖散、五积散、三拗汤、平胃散等都是《局方》名方,实则先载于本书。又如《济生方》系严用和积数十年实践经验,立新说,创新方,灵活变化,推而广之。其归脾汤、济生肾气丸、四磨汤、涤痰汤、疏凿饮子、橘皮竹茹汤等良方,颇为后世医家赞赏。再如王贶《全生指迷方》,于每证之前,述病状,论病源,尤其脉论和辨脉法,明白晓畅,实为诊家之枢要。其医方用药灵巧精确,效果卓著。如治小便淋涩的翦叶散、石韦汤,治肾虚渴饮的菟丝子丸,均系实用名方,指迷茯苓丸更为医家所晓。《史载之方》治便秘用紫菀,治赤痢用桑寄生及治脾胃用风药、治痰先顺气的理论,独出机杼,富有创意。《洪氏集验方》以当时上层人士传抄的验方秘方为多,如治遗精白浊的水陆二仙丹、滋阴填精的琼玉膏、补肾益脾的还少丹等,许多名方先见于本书而流传后世。此外,如《三因方》、《是

斋百一选方》、《鸡峰普济方》、《杨氏家藏方》、《易简方》、《魏氏家藏方》、《朱氏集验方》、《仁斋直指方》等，也都很有代表性。两宋诸名家的集方，因所选方剂多精巧得体，简明实用，促进了医方医术的流布、传播与验证，也补充了大型方书博杂而不便检索应用的缺点，以简、便、验的特色而深受欢迎。

高等医药院校教材《方剂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所收方剂，录自两宋官私方书者，约占总数的 1/6。诸如逍遙散、涼膈散、香薷散、香苏散、參蘇飲、大香連丸、黑錫丹、人參養榮湯、四妙散、五積散、四君子湯、參苓白朮散、四物湯、十全大補湯、真人養脏湯、至寶丹、蘇合香丸、蘇子降氣湯、不換金正氣散、藿香正氣散、八正散、五淋散、川芎茶調散、小活絡丹等 30 余方，出于《局方》；出于宋代名家所撰诸方书者，如疏齒飲子、歸脾湯、濟生腎氣丸、橘皮竹茹湯、四磨湯、橘核丸、小蘗飲子、涤痰湯、十補丸、延胡索散（《濟生方》）、牽正散（《楊氏家藏方》）、敗毒散、導赤散、泻白散、泻黃散、升麻葛根湯、異功散、六味地黃丸、七味白朮散、補肺阿胶湯、附子理中丸（《小兒藥證直訣》及《閻氏小兒方論》）、縮泉丸、六君子湯、參附湯、四生丸、三痹湯、導痰湯、仙方活命飲（《婦人良方》）、二神丸、五味子散、珍珠母丸、槐花散（《本事方》）、水陸二仙丹、琼玉膏（《洪氏集驗方》）、艾附暖宮丸（《仁齋直指方》）、蠲癧湯（《百一選方》）、茯苓丸（《全生指迷方》）、控涎丹、溫胆湯（《三因方》）等，也达 30 余方。两宋方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两宋名家方书不仅方剂独具特色，也是理论创新的渊

蔽。如许叔微《本事方》、严用和《济生方》中的脾肾观，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肾不纳气”病机理论与痰饮学说，王硕《易简方》论中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脾胃学说，《苏沈良方》关于咽喉的解剖，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值得认真研究。

综上所述，宋代名家方书对后世中医学术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在流传过程中渐已散佚。而存世的医书，由于屡经翻刻传抄，也鱼鲁丛生，良莠不齐。有多种方书至清代已经失传，惟赖明《永乐大典》以存。迄于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博济方》、《苏沈良方》、《济生方》等宋代重要方书，复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整理而成书。但由于四库全书馆本身的各种弊端，也造成了很多谬误和大量的漏辑、漏校之处，文字的讹夺、随意改窜以及误辑也非鲜见。因此，由中医医史文献国家级重点学科——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主持，对两宋名家集录方书进行了认真、系统地研究，精选部分名家方书，陆续整理出版。

两宋名家集方整理研究，得到了山东省教育厅科研处、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立项资助和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支持和指导，谨致以衷心地感谢。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之处，祈望同道不吝指教。

王振国

2002年5月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内 容 提 要

《史载之方》，北宋·史堪撰。史堪，字载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人，生卒无考，约生活于北宋末年。史书无传，其事迹散见于两宋及清代笔记中，《洪氏集验方》、《全生指迷方》、《家藏经验方》、《普济方》等宋明方书中，对其理法方药与医事活动也多有载录，是与宋代名医许叔微术相伯仲的名医，医闻一时。宋·施彦执《北窗炙课录》记载其三日治愈同郡朱师古“食挂”异疾；宋·洪迈《夷坚志补》、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等记其以一味紫菀治愈当朝权贵蔡京便秘顽疾而医名大著。陆心源《仪顾堂续跋》以眉州进士题名碑为据，指出史堪于政和年间登进士第，官至郡守。

《史载之方》共两卷，凡三十门，每门各有论述在前。所论常见疾病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尤重疫毒痢等传染性疾病。载方共九十余首，约三分之一冠以方名，如荆芥散、神和散、削术豆蔻散、草薢胜金丸、通神散等。治病立方强调“保真去邪”。在调和脾胃、补益肝肾、补气养血方中，多以祛风邪药佐之。因史堪为蜀人，蜀地多湿，易痹阻筋骨，导致血滞、血痹，故书中之

方还多用麻黄、羌活、三棱、莪术等利血之品，同时亦常用狗脊、巴戟、寄生等强筋健骨之品。史氏处方多得之于个人经验，自出机杼，如赤痢、疫毒痢重用桑寄生，便秘用紫菀，治脾胃用风药，补肺时多兼补气，剂型多用煮散等，为当时一般方书所不及。其对痰涎的辨治，提出治痰先须顺气而后治痰的主张，亦属卓见。史氏重视运气学说，将疾病发生的机理主要归于五运六气的变化。详细论述了六气胜、复所导致的病证，六气变化导致疾病发生的常与变，并运用运气理论来推算疫毒痢发病的机理、表现及预后等。本书十分重视医理的阐发，尤重脉诊，其论脉强调脉证结合，注重胃气，其对脉象的描述亦十分详尽，反映了宋代脉学发展的概况。周学海评谓：“其随证论脉，条分缕析，独辟新思，启发后学，功在《脉经》、《脉诀》之上。”

《史载之方》刊行之后，影响颇著。本书宋本曾经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鉴定收藏，皕宋楼主人陆心源于光绪二年（1876）以此为底本重刊，收入《十万卷楼丛书初编》。光绪宣统年间（1891—1911），周学海又据十万卷楼丛书本加以评注并重刊之，收入《周氏医学丛书》。本次校注，以光绪二年丙子陆心源刻《北宋本史载之

方》为底本，以周学海《评注史载之方》为主校本，参阅《丛书集成初编》等进行了校注整理，以供广大中医药教学、医疗、科研工作者参考。

点校说明

《史载之方》，一说名《史氏指南方》，北宋·史堪撰。

史堪，字载之，眉州（今属四川成都）人，史书无传，身世不详。因只用紫菀一味治愈权臣蔡京肠秘之症，由是知名。以此推论，史氏约生活于神宗朝后。宋·施彦执《北窗炙录》记载：“蔡元长苦大肠秘，国医不能通，盖元长不肯服大黄等药故也。时史载之未知名，往谒之，阍者齟齬，久之乃得见。已诊脉，史欲示奇，曰：‘请求二十文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菀耳。’史遂市紫菀二十文，末之以进，须臾遂通。元长大惊，问其说，曰：‘大肠，肺之传送，今之秘无他，以肺气浊耳，紫菀清肺气，故所以通也。’”明·俞弁《续医说》转载之。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八：“朱师古时敏，眉州丹稜人，年二十岁时得疾，浸不能食，闻荤膻之气辄呕。惟用一铛旋煎汤沃淡饭数匙。每用铛，又须先涤十余过，不然，则觉腥秽不可近。食已，鼻中必滴血一点，恹恹瘦削，医莫能愈，乃趋郡谒史载之。史曰：‘俗辈不读医经，而妄欲疗人病，可叹也。君之疾，只在《素问》正经中，其名曰食挂。凡人之肺六叶，当舒张如盖，下覆于脾，则子母气和，饮食甘美。一或有戾则肺不能舒，脾为之蔽，故令不嗜食。’

是以《素问》云：肺叶焦热，名曰食挂。言食不下脾，瘀而成疾耳。”遂授一方，使买药为剂，服之三日，闻人食肉，已觉香美。试取啖之，无所苦，自此益嗜食，宿恙顿除。史君名堪，最善医，登进士第，为郡守。”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记载与此相类，仅少量文字略有出入。此事亦见录于清·潘永因《宋稗类钞》中，唯“朱师古”作“彭师古”。陆心源《仪顾堂续跋》以眉州进士题名碑为据，指出堪为政和年间进士。丁福保《中国历代医药书目》亦著录史氏为“政和进士，官至郡守”。陆心源氏刊《北宋本史载之方》，在序中云：“史堪，里贯无考，据《书录解题》知为蜀人而已。蜀有史崧，见《蜀中广记》，亦以医名，其即堪之一家欤？”

史堪在宋代是名重一时、影响颇著的医家，其医方为当时众多名家方书所收录。现存宋·王观《全生指迷方》一书，系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虽非全帙，其引证史氏理论或方药达 12 处之多。明·朱棣《普济方》引南宋·陈晔《家藏经验方》(已佚)，将史堪与宋代名医许叔微相提并论。南宋·洪遵《洪氏集验方》载某侍御宜人病心腹痛，京师医者束手，而史氏以“常服散子”一方愈之，“医闻一时”。

史氏著作，最早见载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指南方》二卷，蜀人史载之撰，凡三十门，各有论。”卷次、门数均与《史载之方》相合，因此，黄丕烈购得宋本《史载之方》时，即疑“未识即此书否？”而陆心源则断言“当即此书”。《中国医籍考》直接著录为“史氏堪指南方”。然从《洪氏集验方》、《全生指迷方》所引史氏《指南方》的内容看，均不见于今本《史

载之方》，疑《指南方》另有其书，而非《史载之方》之异名。

《史载之方》刊行之后，影响颇著。从宋代诸家方书以及稗官杂记对史氏佚事与理法方药的记载和引证，可见一斑。但本书传至清代已十分罕见，成了藏书家的珍藏。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得之钱塘何梦华，何购之于石冢严久能，据黄丕烈跋：“版刻之为北宋确然可信，字画斩方，神气肃穆，在宋椠中不多觏，其避讳者若‘灵’字尤他刻所罕……”清代另一藏书大家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每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徽宗以前讳皆缺避，丸不改圆，不避钦宗嫌名，其为徽宗时刊本无疑。”后瞿镛（1800—1864）《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有“影宋抄本”，其提要云：“其书不题名亦无序目……郡中黄复翁得之石冢严氏，此即从之过录者也……书中灵戌惊徵等字皆减笔而丸完等不避钦宗嫌名，盖刻于靖康以前。”《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亦记：“是编传本甚稀，此从北宋刊本依样过录。”光绪二年（1876）陆心源以此为底本重刊于十万卷楼，收入《十万卷楼丛书初编》。该本前有俞樾所题隶书书名“北宋本史载之方”，每页二十二行，每行十七字，字体、版式悉仿宋本。光绪宣统年间（1891—1911），周学海又据十万卷楼丛书本加以评注并重刊之，收入《周氏医学丛书》中，题为“评注史载之方”，正文用大字，所加评注用小字，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正文中凡陆本之于理难通者多改之，亦有在其注文中质疑者。其篇目次序与陆本亦不尽同，“诊胃脉”一篇原为卷下首篇，移至卷上之末，“明熹脉”一篇从“脉要精微

解”后移至“诊胃脉”前，据其注文中有“他本作某某”字样，似乎周氏重刊时除陆本外另有他本作为参校。后又有据十万卷楼本抄本，《带经堂书目》记：“此本讹字甚多，当取善本校之。”民国时（1935—1937）《丛书集成》据此抄本收入初编，未经校勘，错讹甚多。另有《宋人医方三种》亦收入此本。

本书共两卷，分三十一门，每门各有论述在前。所论常见疾病涉及内、外、妇、儿各科，载方共九十余首。各病因证脉治俱全，于临床多有启发。其主要学术思想：①治病立方十分强调“保真去邪”。在调和脾胃、补益肝肾、补气养血方中，多以祛风邪药佐之。指出“调脾和胃须用止风邪药”，“大抵用脾药须要止风邪药相并”。如书中所载暖脾药方削术豆蔻散，暖肾脏方草薢胜金丸，均以独活祛风；在治疫毒痢的通神散中亦配伍独活、防风。同时又强调得效即止，以免损伤正气，并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因史堪为蜀人，蜀地多湿，易痹阻筋骨，导致血滞，血痹，故书中之方还多用三棱等活血之品，同时亦常用狗脊、巴戟、寄生等强筋健骨之品。史氏处方多得之于个人经验，自出机杼，如赤痢、疫毒痢重用桑寄生，便秘用紫菀，治脾胃用风药，补肺时多兼补气，剂型多用煮散等，为当时一般方书所不及。其对痰涎的辨治，提出治痰先须顺气而后治痰的主张，亦属卓见。②重视运气学说。史氏将疾病发生的机理主要归于五运六气的变化。详细论述了六气胜复所导致的病证，六气变化导致疾病发生的常与变，并运用运气理论来推算疫毒痢发病的机理、表现及预后等。③重视脉诊。本书三十一

门，有四门为脉诊专篇，另有九门以脉象为纲。史氏论脉，强调脉证结合，注重胃气，其对脉象的描述亦十分详尽，反映了宋代脉学发展的概况。周学海在《评注史载之方》序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随证论脉，条分缕析，独辟新思，启发后学，功在《脉经》、《脉诀》之上。”④重视医生的素质。认为“医之工拙”能“决死生于顷刻之下”；为医之道，应先对病证有明确的认识，还要有谨慎的负责的态度。指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得失之间，死生性命之所系”。提出治伤寒四失，一失之于愚，二失之于不精，三失之于怯，四失之于暴。

该书问世后，传本较少，流传不广。本次校注，以光绪二年丙子陆心源刻《北宋本史载之方》为底本，以《周氏医学丛书》本“评注史载之方”（简称《周本》）作为主校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简称《初编》本）作为参校本校注整理。本书具体处理方法，说明如下。

- 一、采用现代标点方法，对原书进行重新句读。
- 二、凡原书中的繁体字均改为规范简化字。
- 三、凡底本中属于一般笔画错误或显系因写刻致误的明显错字、别字，如肱作弦、灭（滅）作减、已作巳、宜作且、上作土等，予以迳改；俗写字、异体字和古今字，如效与効、沈与沉、涩与澁、愈与瘍、胸与胷等，均以通用简化字律齐，不出校。
- 四、凡底本与校本互异，若显系底本脱误衍倒者予以勘正，并出校说明据补、据改、据删之版本、书名或理由；若难以判定是非或两义均通者出校并存，或酌情表示倾向性